



【有所思】

文化馆旧事

□李晓

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也改变了许多人。我在记忆里逆流而上，重返上世纪90年代歌声满大街的县城。县城里那栋灰白色的小楼，是县城文化馆，寄托着我梦想的地方。

那年夏季的一天，天空中接连奔突着惊雷，我在倾盆雨水中赶到县城文化馆楼下时，早已成了落汤鸡。之前我在小镇上的单位接到文化馆苏大姐的电话，她语气急促地说：“快来快来，你要的杂志都来了！”苏大姐长得胖胖的，她亲切慈爱的样子，让县城矜持的面庞在我心里有了亲近感。苏大姐是县城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，她说的杂志，就是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收获》《钟山》《花城》《诗刊》，这些当时在文学青年眼里算得上圣坛的杂志。

在县城文化馆借来的杂志上，我看到本地诗人老柏接连发表了一组组气势磅礴的诗歌，如蘑菇云腾起。我对老柏羡慕至极，但我知道，我和老柏还不在一个“赤道”上。有一次，我从文化馆借来《诗刊》，再次看见老柏发表在头条的一组诗。我坐在文化馆大门前冰凉的石阶上，读得热血沸腾。我忍不住冲动，决定去拜访柏诗人。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，老柏在我递过去的一张纸条上写下了他的家庭地址，会美术的他，还详细画出了线路图。老柏说，从他家窗前望出去，是日夜奔流的大江，窗外还有一棵槐树。找到老柏的家，我局促地坐在他面前，听他激情洋溢地朗诵新诗。我出门时，迅速瞟了一眼他家的饭桌，发现饭桌上是炒胡豆和几颗泡大蒜。我有些迷惘，一个诗人的食物，也是这么世俗寒碜吗？

县城文化馆和县城局合署办公，四层独立小楼，小院里有一排排榆树。我在树下等文化馆的文学辅导干部卢诗人时，曾经偷偷咀嚼过椭圆状的榆树叶，好苦涩的味道，令我想起童年的中药罐。卢诗人是文化馆的创作员，还负责辅导全县文学青年的创作，有好多文学发烧青年把他当作长夜中的灯盏，当时民间还流传着蓄马尾辫的卢诗人的一些风流韵事。卢诗人还办着一份文学内刊，在内刊上发表文章，也是全县文学青年的梦。那一年，我在内刊上发表了一些文字后，卢诗人大声对我说：“你该冲刺全国的大刊了！”

我和卢诗人常常溜到码头边一家舞厅里去跳舞，或者去看当时流行的录像片，有时还去江边坐坐，聊聊我们各自梦想的生活。后来，卢诗人做出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，辞了职，去实现他徒步中国大地的梦想。卢诗人沿途靠各地诗人接济，走了几个省后就停留在了北京。而今，他成了著名的影视编剧。我有一年去北京，在茫茫都市里找到了他的家。卢诗人请我到馆子里吃烤鸭、喝酒，喝着喝着，我和这个当年的县城诗人一起热泪长流。那天，我和卢诗人说起县城文化馆的旧址已经消失，卢诗人流泪了。在北京的人潮里，还有一个当年的县城诗人，为远去的故乡记忆缠绵绵着。

那次在北京，卢诗人还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他当年从文化馆出走，其实是因为心里疯长的爱情遭到了雷击。他暗恋着文化馆里跳舞的一个女子，当他向她吐露心声时，遭到了冷冷的拒绝：“你啊，就靠写几句烂诗啊……”让人感喟的是，这个当年的县城舞蹈“女皇”，却被命运作弄，迄今已离婚三次，据说后来患了抑郁症。

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当年坐着马车，重返他那寄有深深乡愁的小城时，首先扑入眼帘的是，他在小城的初恋情人和小时的玩伴结为了夫妻，正漫步在落叶飘飞的小城街上。里尔克忍不住热泪盈眶，而那匹悲悯的马，似乎懂得了主人的心事，也仰天一声嘶鸣。

给我一匹马，沿着虚拟的路线，我也要返回当年县城，去县城文化馆看一看。在那里，在发黄的纯文学杂志里，在发黄的记忆中，感受一下初心萌动的纯真美好。

【在人间】

从一粒种子开始

□高绪丽

时间回溯，往事可追。那时候的我虽说才几岁光景，但一些重要的记忆还是有的。那年春天，老村长爷爷带领村里的老少爷们儿，在村里临近水源的土地上全部栽上了苹果树。

每天刚吃过早饭，而立之年的父亲便扛起铁锨镐头大步流星往外走。那时候的村庄年轻富有朝气，丝毫看不出来星点的萎靡。村里的男人们在地里干得热火朝天，女人们在家也没闲着，她们拿出看家本事，做几个像样的饭菜，然后打发我们这些孩子去地里给干活的父亲送饭。

我喜欢去给父亲送饭。父亲蹲坐在横卧着的铁锨把手上吃饭，我抬起头仰望着那数也数不过来的单薄树苗，问父亲：“它们一出生就是一棵树苗吗？”父亲一眼看穿我的心事，笑着说：“它们最早只是一粒苹果的种子。你吃苹果的时候如果把苹果种子吞下去，来年，它们准会发芽长出苹果树苗。”

那天我回到家后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哭了好大一会儿。母亲寻思我是摔着了或者受了委屈，过来安慰我。我哭得更凶了。我抱着母亲的腰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妈妈，我怕是活不久了，我吞了一粒苹果种子，明年它长成一棵树苗，会撑破我的肚子的。”母亲一听，笑出声来：“苹果种子只有在土地里才能长成树苗，你爸是逗你呢！”

时光荏苒，叶子绿了再黄，那些苹果树苗像是被注入了无穷的力量，慢慢长成了敦实葳蕤的苹果树。到了深秋，漫山遍野，红彤彤的苹果映红半边天。村里人把摘下来的苹果一车车拉出村外，回来时，手里握着厚厚的钞票。

那些年，村人们种苹果的收入能占全年收入的一大半。可是，随着我的父辈们逐渐呈现老态，苹果市场行情愈加严峻，村里的苹果树也面临一次不小的危机。

当年那个因为吞下苹果种子害怕得睡不着觉的小女孩，已经离开村子在城里落了脚。父亲总说，这个家里，除了我们，那些苹果树也是他的亲人。

父亲不擅长弄虚作假，他不会像有些人那样猛给果树灌化肥农药，而是花大价钱买来豆粕喂果树，这样的果树结出来的苹果，口感明显更纯正浓郁。可是那些苹果贩子收的是苹果的个头与外表，没人会因为你的苹果味道甜就格外青睐它们。

连着几年，父亲种的苹果无法挽回他与母亲的苦力钱。看着父母头上的花白，我的心被揪得生疼。我懂我的父亲。村里很多人都把苹果树给砍了，原来茂盛的苹果园一下子变成了光秃秃的黄土地，任谁看在眼里都心疼不已。父亲却一直坚持守候着属于他的那片苹果园。

我唯一一次试图劝告父亲，还是四年前。那年苹果行情尤其低迷。父亲清晨4点装车，开车出去二三百公里，跑了七八个摊位，到最后还是被退回来半车苹果。那些日子，父亲胡子拉碴顾不得收拾，成宿睡不着觉，整个人看上去衰老了很多。母亲担心父亲，打电话让我回家一趟。

彼时已近立冬，万物开始萧索。吃过午饭，我接了个电话的工夫，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。问母亲，母亲猜他一定是去了果园。当我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果园里，恰好瞥见父亲正蹲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旱烟。我仔细端详着周围的这些苹果树，寒风剥离了树叶，树干被粗粗的树皮包裹着，枝条看似胡乱指向，实质都向着唯一的方向。其实，它们比我记忆里更加茁壮。

我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，看看父亲，再看看眼前这些苹果树，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送饭的那些日子。

父亲先开了口：“当年就因为有了这些苹果树，才供完你们姐妹读书，我没别的本事，是这些苹果树让我咬牙撑下来的。”我没出声，昔日困窘的境况我怎能忘记？那时村里有人偷偷劝父亲，说女娃子不用念那么多书，父亲只回了一句：“女娃子也是咱的孩子，为啥不让念书？”

一向少言的父亲终于打开了话匣子：“这些苹果树哪是普通的苹果树啊？它们的模样都刻在了我心里。它们的每一个枝条、每一个树叶、每一个苹果，都被我摩挲上十几遍不止。这一棵苹果树到前面那棵苹果树，是十一步，到另一棵，是九步。每两棵树的间距不一样，我可以准确报出每个间隔的步数。”说到这里，父亲突然用手狠狠一下头发，鼻音很重地说：“一想起它们可能会被砍掉，我的心里就疼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始终无法发出声。父亲担心我穿得少，站起身，说了句“回吧”，就抬脚往外迈。

我追上父亲，说出我的建议：“我可以在网上卖苹果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只要保证质量，网上卖的价格还是比较可观的。”父亲有些不确定地转头看着我的脸，问了我一句：“你不准备劝我砍掉苹果树？”我微笑着摇了摇头。

或许父亲是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，若在以前，他铁定不会同意我大包大揽，他有一种老观念，他费劲供闺女读书走出了庄稼地，是绝不可能把闺女再拽回来的。父亲不懂网购，母亲不相信网购，但他们愿意选择相信自己的孩子。

可是，现实依旧骨感十足地硌到了我的腰。我在网上摸索着申请了一个店，依照教程上传图片，做了广告，接下来就等着接订单。那些天，我的脑子里全是网店，由于还有班要上，我只能抽时间上网瞅两眼。记得我的第一个客户显示地址是武汉，我们交流了彼此的信息，那人直接下单订了20斤苹果。我当时没有过多表示，但下线后，还是兴奋地往上跳了一个高。紧接着又陆续接了四五个订单。后来，随着订单越来越多，我索性又去采购回来一些包装箱之类的东西。

不到三天，我卖出了近两百斤苹果。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，母亲打电话提醒我，最好算算利润。我拿起计算器噼里啪啦一顿敲，去掉包装与邮费，每斤苹果能卖到3块钱，这个价格比苹果贩子给的价高出两三毛钱。我打电话告诉母亲，没想到她并没有那么乐观。原来我卖出去的都是外观好看的苹果，家里剩下的那些外观略差的苹果没有了好一点的苹果映衬，更卖不上价了。这在我的意料之外。

更让我措手不及的是，先前收到货的那些买家，收到货后都反映物流过程中磕碰得不轻，要求退款。我赔着笑脸又赔钱，到最后一算总账，竟然只相当于1块多钱一斤。当然这些都没有跟母亲说，我打落牙齿往肚里吞，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充数给了母亲。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后来网店渐渐有了起色，从最初只卖自家的苹果，到最后帮助村里其他叔叔伯伯卖苹果，越做越好。

我总觉得，自己与苹果的故事应该就是从吞下那粒苹果种子开始，现在它已经发芽、长大，相信它也会陪着我一起走向远方。

【浮世绘】

老街上的饺子馆

□耿艳菊

老街所在的区域这两年一直在整改，老街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。改变的不过是表面上的来来去去，而骨子里的烟火气始终袅袅升腾。民以食为天，这条街就是很俗气亲民的老街，任你七十二变，也改不了它的本质。饺子馆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却又似乎一夜之间在老街上安营扎寨了。

一进饺子馆，香气袅袅，寻香而左顾右盼，见右面挂着一个精致的绣花布帘，那是饺子馆的后厨。左边靠墙搁着一张大案子，各种美味的饺子就来源于这里，真真正正的手工水饺。银发老太太坐镇，笑眯眯地包着水饺。两个中年女子，一个擀皮，一个也在包水饺。她们静静地忙着手里的活儿，默契和悦。温情扑面而来，像远道归来的人一进自家院子就闻到了久违的香味，往厨房一探头，祖母和母亲，还有婶婶，正在忙着做好吃的饭食，实实在在的宾至如归。

也许是刻意，也许是无意，反正饺子馆这样安排，让走进饺子馆的人还未尝到饺子味，便先动了乡情。

饺子馆不大，总共只有五张桌子。正对门口有一张大圆桌，地方小，它显得特别巨型。没事的时候，两个中年男子常坐在这里喝茶、吃瓜子、玩手机。他们是饺子馆的男主人，既是大厨，也是小二跑堂，照顾来客。第一次来饺子馆的时候，店小二是一个明朗爱笑的女孩子，热情周到地介绍各种馅的饺子。后来，听到她喊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爸爸，才知道她是大学生，暑假来帮忙的。

再往里是四张长条桌，挤挤挨挨地摆着。地方如此窄小，生意又不好做的时期，饺子馆却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除了气氛亲切外，味道家常亲切，价格也非常亲切，一盘素馅饺子10元，一大盘青菜鸡蛋炒饼丝9元。附近的居民很快都知道了这家饺子馆，很多人也成了常客。路过老街的远客呢，正好是中午，正好看到银发老太太慈祥得像自家的祖母，也会笑盈盈进来吃一顿饭。虽然我已经搬到了很远的地方，周末时也常常会惦记着那样亲切的家常，总爱跑过去坐坐，吃一盘韭菜鸡蛋饺子，看看银发老太太的慈眉善目，看看饺子馆里吃饭的人和故事，素不相识，却温暖亲切。

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多条又旧又老的老街，每条老街都是烟火生活最浓郁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城市最温柔的地方。很多人喜欢老街，除了热腾腾的俗气的生活之外，老街总有一处地方会令你心底柔软像湖泊轻轻漾起涟漪。如饺子馆，于我来说，它不是吃饭结账、人走茶凉的现实，而是温情的所在，离开后会让人想念的地方。

外面风渐渐凉了，坐在这样简单简陋却可亲可爱的饺子馆里，哪怕是在异乡，也不觉得孤单寂寞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